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英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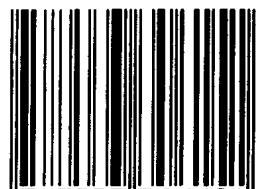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01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7.125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二册目次

## 集部·楚辭類

楚辭評林八卷總評一卷

〔宋〕朱熹集註 〔明〕沈雲翔輯評  
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吳郡八詠樓刻本

天問補註一卷

〔清〕毛奇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楚辭燈四卷附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一卷

〔清〕林雲銘撰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樓刻本

離騷經註一卷附九歌註一卷

〔清〕李光地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清謹軒刻安溪李文貞公解義三種本

離騷經解略一卷

〔清〕方槧如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乾隆十九年佩古堂刻集虛齋學古文附刻本

離騷解一卷

〔清〕顧成天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刻本

楚詞九歌解一卷

〔清〕顧成天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刻本

讀騷列論一卷

〔清〕顧成天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刻本

二九五

離騷中正一卷讀騷管見一卷

〔清〕林仲懿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世錦堂刻本

三〇一

屈騷心印五卷

〔清〕夏大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九年一本堂刻本

三三五

楚辭新集註八卷末一卷

〔清〕屈復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弱水草堂刻本

四〇九

屈子章句七卷

〔清〕劉夢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四年葵青堂刻本

五〇五

楚辭評林八卷總評一卷

〔宋〕朱熹集註

〔明〕沈雲翔輯評

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吳郡八詠樓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 楚辭評林  
八卷《提要》

楚辭引

盡人艷宗屈宋其義不可臚悉矣乃懷采擷潤空谷知興而微蘊尚宵端緒難通則往往貞韵糜塞於哇吟勃窣之壇悲夫自劉王編疏章句猶舛洪晁詳補經傳支別反駢與美新同指天對與愚溪等誣此皆昔人有志探賾者不免向背之擾遺瀆景行下此

者豈望其弔湘乎學士有思  
陳風擬賦哀人多戚寓物致  
鳴彼各自抽黝渺三間安所  
執而叩之若乃衰僻之家以  
之翻譜酬詞借徑下上其音

引二  
蒿露茀野徧屬田橫門下之  
客嘻甚已夫高踪迥處掃室  
焚香日月在抱自絜江離渚  
若之間不然披枝求本先理  
其幹亦讀騷者之亟圖也朱

子集註謂使人得見千載之  
上蓋明章闡括登屈氏之堂  
可不謂優歟後語辨證卮言  
則贅余於丙子之冬槭戶紬  
篇爲之遵其句節誌夫窽釋  
引三  
詳稽論列慎剔效尤諫懷歎  
惠之作既不使無病而呻苟  
揚馬蔡之詞又安得屬郢而  
和秩秩蘭蒞厥繇且條詎曰  
瀲齋之助哉爰授梨棗兼彙

品嚙後之讀者得取秉云

崇禎丁丑清和月載生魄日

鹿城沈雲翔千仞識



四

楚辭序

卷之一  
雜錄

卷之二  
九歌

卷之三  
天問

楚辭

目序

集解

原

原

原

屈原

宋玉

宋玉

卷之五  
九章  
招魂

卜居

遠遊

漁父

卷之六  
九辨

卷之七

補後序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傳道審者能為楚辭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草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于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全與其題稱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此渝立說苟引曲證以強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遠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義理使原之研為宣鬱而不得中于當年者久悔殊而不免向于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痛呻吟之聲猶拾舊編粗加集括定為集註八卷庶發諸者得以見

古人于千載之上而无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宋者之不聞也嗚呼惜矣是立易與俗人言或新安朱熹序

## 承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驥今淮南作傳。大概承原已畫於此故太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遺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詳承原瘦細美髯半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灌鑿事懷襄間紫鸞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耕泣於天時楚大幕原簡淡處炳金匱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其地土膏沃沃相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樓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諺至山鬼爲山鬼後作九歌若啼浦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

## 校讎

不廟及公卿祠堂圓天地山川神靈琦縕猶信與古聖賢怪物行焉因書其贊研而問之時天慘以然向晝如夜者三日晴益憤激成秦始皇帝不交世務採柄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游仙以自適云適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持米一升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頃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閩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株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繡之此物蛟龍所憚而依其言世俗作種并帶綠葉皆其遺風晉成安中有吳人柳珪裁泊汨羅復渡月明聞有

之行者嘗不知夏之為丘也孰而東門之可慕班異之前河漢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姑射鄉有女嬃廟至今搆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杵隱隱可聽也異哉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後多不經事特千古嗟嘆而未徵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廟猶時榜佛占廟於江浦原畔蓋談白露中耳

朱熹曰山鬼一篇詼諺甚多不可勝辨

徐陵曰句雲左天明月在地清風在浦爾時高吟九歌招應時一樽呼三閭大夫當應聲或出

## 集解

全塘曰吳校子葬於江头人謂為水仙楚通靈均於江楚人亦謂為水仙其恩慕效那抑忠鬱之氣當爾也夏立門蕪江潭猶昨所謂生王之類不如凡士之駢鳴呼然哉

古興堂訂釋

楚辭

屈原列傳

漢司馬遷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娴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備令節，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詆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謗謗之疾，明也。公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別傳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绌，其後秦欲伐齊，與楚從親。惠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謁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欲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恐僞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軍，逐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慘敗，自秦歸而降。楚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春割漢中地與秦以和。楚王曰：「不顧待地，願待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之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願請往。」

集2-6

楚辭  
屈原列傳  
如楚如楚，人固厚孽。用事者臣靳尚，而沒訛辭於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顓嫗智盡，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寡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誣，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固風守色而不淫，小雅怨諂而不亂。若蘇軾者，可謂兼之矣。王稱章句，下道蘇軾，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庶崇古亂之條。貴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意深，其行廉，其才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其志潔故也。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路非萍，浮沉之中，雖燒於消獄，而不薄者也。推此志也。

悟俗之一政也。亦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愚無惡智質不肖。其不欲求忠以自為。賢以自佐。然凶凶破家柄隨辱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流原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剝地削。其大郡身零瓦於秦。為天下笑。凡不知人之過也易同。井渫不食。為牧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是足禍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餌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我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人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混濁乎乃作漁父之賦其辭曰陶陶乎夏亨草木莽莽傷稼永哀兮汨徂南土兮寄窩孔詮此寥寥些紓愁兮蘿蕙之長鞠撫情勃忘兮覽茲以自抑利方以

馬圖學常度未歸易初本縣令君子所齋章盡職墨前度未改  
內宜贊堂等大人所處巧匠不斷等執察其揆正玄文幽處今蒙  
謂之不幸離妻微睇等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今倒上而爲下  
鳳凰在棲等難唯翔舞同殊玉石今一染而相童夫黨人之鄙始  
今差不知我所臧世重載威令隣境而不滿懷瑾握瑜等窮不伸  
余所示是大羣吹等吹所悟也雄俊凝榮等固庸態也文質殊內  
者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模委積等莫知余之所重仁製義令體  
厚以爲點重華不可捨等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季豈知其  
故也湯久遠今雖不可慕但其違改念今抑心而自説諭濟而



張鳳翼

葛立方

吳國海

張羅

鍾惺

陳繼儒

張火榮

呂延濟

黃道周

陳仁鈞

蒋之華

蔣之翹

廖時雍

金培

宋瑛

陸釗

楚辭行世者向惟七十二家評本稱善此尚有未盡如宋蘇子  
縣固朝江南漢王遵蕭何同輩等十餘家在呼遺漏疏脫  
入彙成八十四家搜羅校訂自謂駿覽無憾也

古興堂識

美辭

總評

美辭總評

司馬遷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確勝有之

班固曰弘撓龍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豪雄從

容自宋主唐勃景差之徒漢興故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韓

桓文辭好而悲之角謂不能及也

王遠曰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追  
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秀之美也而班固  
謂之露才揚己競於辭小之中恐懷悽王謫刺樊翁苟欲求

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愈患自沈自歎其高明而捐其清尚

者也昔伯夷叔齊豫闕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蓋可復謂  
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志士列士曰嗚呼小子未知臧  
不臧而令之言促其耳風於之諭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  
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  
欲捉搗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恐列其上張非其人  
殆失厥中矣夫難諭之文依託亦經以之義為帝高陽之  
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雖秋蘭以為佩則特翬特  
佩玉瓊瑤也夕抱洲之宿春則易蕩龍勿用此物之五而之  
六也或之御天也或之重華而厭之則易則易蕩龍勿用此物之五而之  
九也或之而蕩之則易則易蕩龍勿用此物之五而之  
九也或之而蕩之

謀議也。至竟而涉流沙，則高貴之教上以發智，歸者多言博才益節者，其誠遠矣。原之訓誠博遠矣，有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述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其模範，取其安妙，窺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後世，極永不利，滅者也。

身否曰：優游緩節，在原尚之窮修極妙，相如之長才，然原據托辭，喻其意則疏，雖有餘慶，長卿子雲不能及。

蕭何曰：原令忠履潔，君臣從深，追送平深，思遠慮，遂致湘南。

余之意既既，傷寒覺之懷，康懇愍淵，有懷沙之志。今津有

觀達安之末，晉太康以前，唯森象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劉越曰：自風雅變聲，莫復抽緒寄文辭矣。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含蘊詞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

咎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抒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焯魂纏滿之中，淳粹塵埃之外，儕然潔而不濁，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靈才揚已，愈黜沉江，罪流二姚，與左氏不合。竟答慧闇，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典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玉達，以為詩人

### 集解

總評

二

總評

三

集 2-10

### 集解

總評

二

總評

三

江海曰：楚謡漢風，殊一骨趣，製晉造詞，亦二龍璧壤，並朱成彩，猶難以變無窮，宮商為音，庶幾之，然不極矣。信曰：屈原宋玉，始於采愁之深，蘇武東陵生於別離之代。

樂辭

東安妃鳩鳥媒機女詭異之辭也。廣而頌此，莫辨嚴大木夫九首，上尚三首，諸怪之徒也。依彭咸之遺則，促子胥以自通。得疾之志也。士女離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酒。日夜舉以爲歡，莫淫之惡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北山知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政聞。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頭，而神氣，膚研附，雖取諱經意，亦可謂辭故勝經九章朗麗。以氣志九歌，九辨詩靡，以傷情造達，天問瓊瑤而惠巧招毫。大招雅範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

總評

四  
樂辭

氣流暢古辭來切，全驚采絕，既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遂躋其雄，而屈宋達其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悲則警伊，而易感迷離，房則愴快而難懷，游山水則猶朴而得說，言節候則拔文，而見時效，貴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辟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若其鴻載中巧者，儼其熟詞，吟謳者，衡其山川，重奏者，拾其香草，若能憑杖以倚雅頌，慙懼以取楚，萬物而不失其貞玩，而不墮其實，則顧時可以避辭力，故垂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

李向曰：屈宋不長逝，無堪與言。

樂辭

轉念可上規姚姬，誰非無涯周摶，然蓋春秋嚴謹。左氏傳，誇易法而奇詩正而葩，下連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柳宗元曰：木之書以求其質，木之詩以求其情，木之禮以求其節，木之春秋以求其斯，木之易以求其動，參之較安以屬其氣，參之孟荀以屬其支，參之老莊以屬其端，參之圓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大丈以著其潔，杜牧引騷之有感，悲利憲言及君臣，理辭時有以啟發人意，素集曰騷者，愁也。始乎屈原，為君春秋時，竊手謡俗之臣，含忠

總評

四  
樂辭

劉知幾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圖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傳善政，其美哉！於周詩懷襄，不遺其惡，存乎殘賦，持者不以吉甫，棄斯為謫，存乎平室，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虛惡，故也。是則文之持，更其流一焉。可以方篇董狐，俱稱良直者矣。

皮日休曰：屈原既放，作離騷經，正謫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

九章是後韻人無而為之。若九辨九懷九嘆九思其前悲辛

艱此伏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鬱風之一朋者也。

蘇軾曰：

楚辭前無古後無今。

又曰：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承子一人耳。

蘇軾曰：吾嘗楚辭以爲應書。

此其祖句。梁蕭統作文述自陳綸卜居漢父之外，凡歌六其五、九章去其八，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諫一，無復側隱古詩之義，故揚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論，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楚辭

又曰：或問古人有言教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原雖死，何益於懷襄，而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城耳。王士段參所不頤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原以放自流。此平糾諸父也。原楚同姓，而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固知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雖緣而拾金良而危死，分貨金初，其猶未悔。則原之有處，察矣。或又以穿武子邦無道，刺愚而仲山，亦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為賢乎？田惠如武子公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商助格國保身之道，無不而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

楚辭

見危致命，况同姓。薰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孔子之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以无愧。無人焉，原去則圓從而亡，故難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遠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誅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蓋矣！非死而難處，死而難存。原雖死猶不灭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賞生者，亦鮮矣。然為賦以弔之，不過慕其本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情，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同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憇人於母丘。

集評

奮不死之舊鄉，超無滿以至清。與太初而為儕，此達道之所以作而難為深。見寡聞者道尤伸。名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久。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固非其樂樂天也。雖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諺諭，遺詩而道可受，今不可傳。其小無內，今其大無根。無濟而懷寧，欲持自然，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待之。今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遷如作大人賦，空教禹妙詩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真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繼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庶其稱文小而其體極大，其